

桂 飞 苑

刊头书法 侯荣康

我能获得现有的成绩,最感激的是父亲。父亲爱子有加,我称他为“艺术上的老师,生活中的慈父”。二哥小六龄童夭折之后,父亲很担心继续学猴的我,戏曲演员很多技巧的练习充满了危险性,但是他又希望有人来继承衣钵,内心始终挣扎在矛盾中。

一次,父亲生病住院,于是他所在的绍兴第二医院病房成了我的练功房。父亲不顾病重,每天总要教我一段。他对我特别溺爱,每次我拿大顶,说要顶半个小时,我刚刚顶到10分钟,汗水就下来了,他一看就心疼,就说“下来下来,好了好了。”他被

兢兢业业,子承父业——章宗义(下)

□ 六小龄童

人称为“外婆师傅”,他从不强求我做什么,一切都希望我自觉。当然也许是前面两个儿子的早逝让他害怕了。

1982年4月4日,一个普通的夜晚,但对猴王家族来说,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,因为次日我就要登上赴北京的列车去参加《西游记》的拍摄了。父亲对我进行了最后的交代,他说:“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,但掉下来之后还是要看你怎么把它

做好。我当然支持你,你甚至可以踩在我的肩膀上,但所有的路要靠你自己去走。你一定要演好孙悟空,这不仅是关系你个人的事,也是关系我们整个猴王家族,更是关乎整个剧组的事。”他还送给我一千多张猴的动作照片,希望我能够将猴性与人性融合塑造一个完美的孙悟空……

最后父亲跟我“约法三章”:不要想家,团结同事,不谈恋爱。

父亲一生的一个遗憾就是心爱的小六龄童过早离开,直到去世的时候孩子还一直“六团长,六团长”地称呼自己,父亲也责怪自己以前管教太严。

父亲于2014年1月31日19时10分逝于绍兴,享年90岁,2月16日举行了遗体告别追思会。追思会接近尾声时,我在父亲遗体前长跪不起,父子就此永别。(完)

(选自《良师益友》)

翟玉刚



国画大师陈佩秋先生入室弟子。上海戏剧学院首届中国画高研班导师;《中国书画》杂志社书画院特聘画家;2009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(公费生),获文学学士学位;2012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国画山水专业(公费生),获艺术学硕士学位,师从中国美协副主席、广西艺术学院院长黄格胜教授。曾担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画学会会长,主持对外学术传播与交流;现为中国社会艺术协会理事;中国书法家协会考级中心指导教师;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等。



▲ 国画《寿者如也》
▲ 国画《富贵一品》

书画艺坛

跳舞的变化

□ 顾海鹰

上海徐汇区钦江路有家医院,门口是个蛮大的广场,周边的居民会选择这里跳广场舞,路过的我也会加入跳广场舞。不跳不知道,一跳就乐了,其实那不叫“舞蹈”,就是集体做操。

“拍手操”,很累的,我总是坚持不了跳完全曲,每一曲都半途而废,又腰站着看。大妈们奇形怪状的动作,很搞笑,很开心。领操的是位准大妈,挺年轻的,看背影估计40岁不到。短裤,漏肩衫。

“排舞”,很有民族风味。因为音乐基本是“红歌”。对于有舞蹈基础的我来说,很快就能学会,只要跟上节拍。排舞是有规律的,往左,总会再往右;重复,再重复;东南西北,四个方向都来一遍,然后换下支曲子。

换了领舞的,是大叔,有点胖的大叔。看他跳得很“嗨”,手舞足蹈,旁若无人,舞友们被带动了,进入佳境。此景让我想起在安徽插队时候,村子里要杀猪时围观人的欢快,大叔真的很像拿着把杀猪刀马上就要给百姓们带来口福的村长。呵呵!我关注了一下,群魔乱舞中还有四分之一是30多岁的小妈!

广场舞很爽,没人注意你,没人嫌弃你;不需要缴费,不需要报名;只要跳得开心,只要能够健康,就好!路过,想跳,就跳。

如今,跳舞可以宅家,对着手机跳。手机里有短视频,短视频里有老师,老师会定时不定地点地教舞,确切地说是“领舞”。

老师知道跟跳的学生有多少,一再地提醒你点灯牌点分享点预约点赞赞,学生还要分班。

老师看不到学生,学生看不到同学;但是可以看到跳舞的老师、喝水的老师、擦汗的老师、吃心点的老师、带货的老师。

学生偷懒,老师不一定知道。没点关注,下一次想再跟着这个老师跳,也许就找不到啦。

我有窍门:记住老师的名字,一搜索就找到了;把链接发到“文件传输助手”,想跳,点开,跟跳,方便。

比较了几位老师,那对“双硕士带练”夫妻老师的中国舞最养眼,跟定;开练——呼吸,线条,沉肩……

呵呵,跳舞的变化很大哦。

梦,人人皆有。它藏在寻常烟火里,是心底最私密、最不愿与人道的心事,不分白首童颜,不问富贵贫贱,人人都能与梦不期而遇。它总在夜深人静、万籁俱寂时,轻轻落在枕边,又在晨光微亮、天色将明之时,悄然散去。

无论我们愿不愿意,喜不喜欢,梦总会在熟睡之中不约而至。梦里的光景千差万别,有时是踏遍山河湖海,看遍人间四时风光;有时是重回旧时院落,再过上一段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;有时是把对未来的念想与期盼,悄悄安放在梦里;也有时,会被突如其来的梦魔惊扰,夜半猛然惊醒;更有时,会因一场暖心的美梦,醒来之后依旧心头欢喜。

常人不只是做梦,更会随着梦里的情节游走、沉浸,这便是人们

说梦

□ 吉卫平

常说的人梦。梦一开场,人便不由自主地深陷其中,或喜或悲,或惊或叹,心绪跟着情境一同起落。在梦里,可以跨越千山万水,与久别的故人重逢;可以重返年少时光,把一去不返的岁月重新拾起;也可以身陷险境,醒来之后依旧心有余悸,惊出一身冷汗。那些梦里的画面,藏着最真实的心事,盛着最隐秘的渴望。几乎人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,在半睡半醒之间,在虚实交错之中,独自走过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路。

梦,可载欢喜,亦可载忧愁;可藏旧日回忆,亦可托来日期盼;可圆抱得佳人归的心愿,亦可历祸事临头的惶然。寻常百姓,做的本就是寻常梦。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说到底,梦是心之所向,情之所系。世间人人皆可说梦,说的是常人的真情实感,说的是人世间的浮生百态。

粽子

□ 费平

有一种词汇用信仰煮蒸
有一种民俗用纪念传承
当春天的季候风裹挟艾香
它棱型的角向着——天问
两千多年前的箬叶
是否裹着战国的情思

糯米沾着小满的露水苏醒
父亲的老茧混合着赤豆红枣
母亲的手指捻着岁月的绳线
穿过虔诚玩味的小脚或三角形
古老的劳作将在齿间回馈

有一种传统用文化烹饪
有一种味蕾用傲骨的纽带串起
今夜,我品味玉脂般的精品
是想黏住这不曾改变的基因……